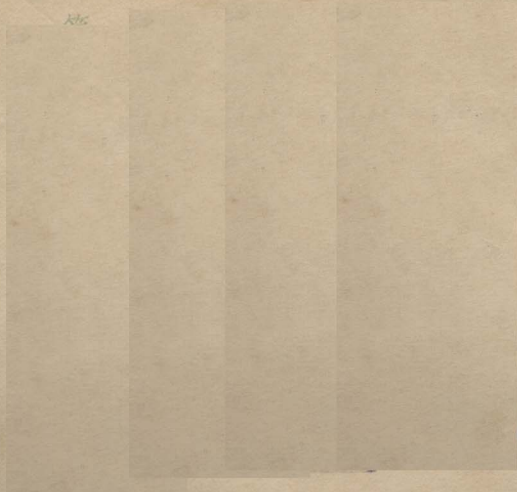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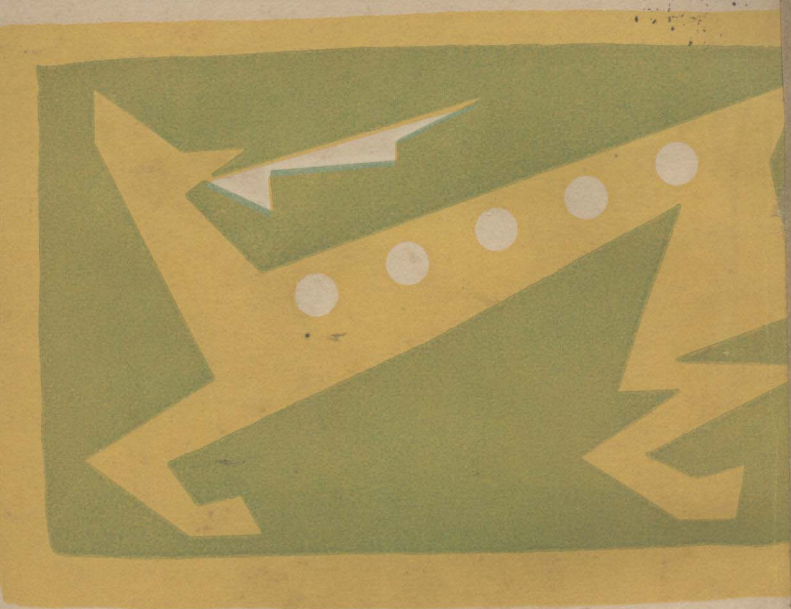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新文藝叢書

少女書簡

夏忠道著

中華書局出版

民國十一年四月三日
民國十一年四月三日
民國十一年四月三日
刷印發行版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著者 主編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台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
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
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
瀋陽吉林長春哈爾濱香港新加坡

新文藝書
少女書簡(全一冊)

定價銀三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匯費)

夏忠道

徐志摩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五七二九)

少女書簡前記

斗室中悶熱得發暈，牆壁高堵通不過半點兒風涼。

檢查書箱對於我是別有意味底工作——差不多成了習慣的工作。稿件一冊冊地翻閱，信函一件件地清理。整日雖不曾開口笑過一回，——不是不肯，確是不願——但檢查書箱如對許多遠近的朋友談天。許許多多信件之中，黎艾麗小姐這捲東西，可是令我特別歡喜。

黎小姐我並不認識。

她不久之前，從星加坡給我一封信，是附帶稿件寄來的。

『S先生：我現在病得很厲害，醫生們底神色很不尋常。我的不幸，何嘗不是自己鬧出來的呢？舊家庭制度下犧牲的，豈祇艾麗一人？一死何足惜，祇可憐我不過等於氣竭聲嘶的寒蟬。我冒昧地請你替我寫一本小書，想留下一些我奮鬥未到底的創痕，表示我並非弱者。信稿雖雜

亂無章，其中線索亦易尋找，材料也不怎樣枯索寡味。可以換個假名，事實還事實好了。S先生！恕我冒昧，因為聽嫻麗說：你正努力創作呢？『
擱置許久，寫小說的勇氣終歸沒有，不是沒有，是不知從何處着手寫才好。朋友們說：不如逕將原稿發表，保留她的真面目，連人名地名都無須改動。我覺得有些地方，嫻麗小姐未免說得質實一點。但是，朋友，你要曉得，她寫這信不是準備拏來公開的。我於是流着汗喘着氣來改編這稿件。依着發信的日期，事跡始能一貫。雖然間有增損，於原意大致不差吧！

遠在異國的嫻麗小姐，請你莫怪我不遵你的咐囑。
祝你早日勿藥，重度新的生命！

一九二九，九，一七，夏忠道於上海。

少女書簡

致謝宣逸先生

久別重逢，頓忘了內心一切疲勞愉快代替了休憩。

真寫意！回來遇着的親人，首先就是你。你在我的腦膜上，已映入一個深刻而美滿底印象，如在綠葉蔭翳底月華之夜微醺着紫葡萄酒一般的芳香濃郁。雖不飲，亦陶醉。

從前在新邵桂湖池畔作「湖畔詩人」的你，何等軒爽，何等豪興，誰不豔稱你這翩翩年少呢？沒有家庭底約束，沒有生活底負擔，更沒有跟着父親去宦遊。真的，那時，你是個來往自由的蝴蝶，充分地表現了你超越的天才和本性。在這時期，你對我的熱情，真是熱得可以，我是如何地感激你呵！

自由神果真生着兩隻翅膀，那我倒很願意也生出兩隻來，在夜的

神秘中，飛來罩住你——將你消沉的意志，重新喚起；將你失敗的心情，撥動鼓舞，像木蘭受了墜露底洗禮一般。你對我表示，何嘗沒有充分理由。不過在我們這種被壓迫底環境之下，須得要堅持「奮鬥」這兩個字做我們的導師。你的讓步，不是顯示你怯懦嗎？你的知足，不是承認你是無用嗎？你這樣虛辭待我，不是活活地把我推進地獄之門嗎？你這樣同我疎遠，不是予敵人以可乘之機嗎？總之，千說萬說，你的見解是錯誤，見到這面，沒有見到那面，世間本可以沒有我這無用的女人，但既已生存着，對於四伏危機，不能不設法應付。你却以為這樣才可以兩全，才能順應着上帝處決人類的意志，我不能怪你忍心。結果祇有你獨善，萬不能兩全。社會造成的罪惡，金錢造成的罪惡！上帝祇有玩弄人類的慣技，可沒有故意處決人類的意志。世間原無正義和真理，我有什麼好方法可以自謀解放呢？說什麼「共存共榮」？說什麼「你死我死」？……我偏不信愛情一定建築在金錢制度上面，你給我證實吧！我是熱烈的希望着。

鄰壁姑娘告訴我，我們的事，社會上一般人都哄動流傳，自然有許多誤會的地方。也好，社會上總不少頭腦清晰的人，或者有嚴正的批評，不見得輿論盡是瞎子。

宣逸，你還當我能維繫家庭中的感情麼？當我初次瞥見父親，心臟裏的血管真要爆裂，他自鳴得意，好像張牙舞爪要過來撲噬我，真怕得我不敢正視他一眼。這時候，我跑了出來，同她們吵鬧一場，她們個個奚落我，悲憤填膺，急得要哭，本想藉此鬧給父親聽聽，知道我是個不甘屈伏於威虐的人！

流言竟成事實，也不過今年春間的事，這都是環境和金錢造出來的罪惡。我不相信發生了反感的事實便會成功，我又何惜犧牲一切與惡魔搏戰？好友，請你容納我最低限度的要求，拒絕他們向你提出的協議和條件，好在我現在有這股勇氣，可以殺出一條血路。

五月三日

再致謝宣逸先生

有許多人得不着自由而強爭自由，我是已得自由而復失自由，我是多麼可悲喲！

夢幻何嘗不是安慰人心的歸宿地，昨晚的夢境真够我開心。同着你攜手跑上當年常玩底山巔，並肩偃坐。望去是一片琉璃世界，美麗的長頸鹿與金錢豹在山麓下賽跑，孔雀撒開雪白的尾屏，樹木上滿綴着銀色的花葉，這樣清幽底境界，發現不到第三個人，你是亞當，我是夏娃，一切都在我們眼前，浮泛着無限底愛意。

親愛的宣逸，人生總沒有賞心愜意的事。今晨因為追尋夢里底記憶，絕早起床，跑上山巔，看呵！朝曦照過蔥蔚的林子，樹葉兒的淚眼搖顫着，燦爛底閃光，頗覺晨曦之可愛。在草露上徘徊，露水透濕了番布鞋底，周遭望見西山下出牧的牛羊，微微地向着綠野坪蠕動，——遠處望去，祇能說是蠕動。因此，深感覺着「風吹草低見牛羊」這句詩的有味。那石上，我倆早先常在那兒玩坐，你還記得麼？經過許多年風雨氣水的侵蝕，長出許多苔蘚，不但不美觀，令我憶起王家那個癩小子。這清幽所在，

祇要看不見人們各色各樣的面孔，也許發生不出什麼煩悶來。這晨曦這林子，這山溪之畔，處處都給人以太然底美感。如果可能的話，我真想另架一所小屋，與世人永久隔絕，使我這煩悶欲爆的心境澄清。

昨晚在婉秋家吃飯，談了許多關於你的事體。她說：「宣逸可算得富於感情而志氣勇毅的青年人，祇是太老實了，呵，太老實了。」她又說：「他差不多三個多月沒上我們這門，我們也祇有這樣推誠待他，他老是同我們疎遠。這人真好，情願自己放下身分來作苦工，毫不向旁人乞貸分文，供養老母，還要供給妹子念書。當年嘗相過從的人家，現在他都一去往還了。連我們這裡，要堅毅請他才來。他有兩句妙語：『踏進富人門檻，少有不被認為乞貸而來的，乞貸多麼可恥！』主人的疑慮，直等你退出大門才得開釋……」呵！親愛的宣逸，她對於你這般讚美，真喜得我心花怒放。天下事，那一件比所愛的人受人稱譽還可喜呢？昨晚我多吃一碗飯，平素少有這樣。

李先生也說：「宣逸也自尋苦惱，父執輩在軍政界重要的頗不乏

人，祇要去奔走一下，憑他的材能學問，頗不難獲得一官半職，養活中等生活的小家庭。我們朋友，都替他惋惜，他却吃苦如飴，反正不朝這條路上走。」李先生對你的批評，可以說於你沒有相當底了解。我想，或者，李先生藉此稱道你惋惜你來安慰我這稚弱的心，也未可知。他自己爲什麼不去奔走勢利之途，困守在家里，天天到郊野去畫畫兒，反怪旁人不去做官，真也好笑了。我對他的談話，祇報以微微一笑，這一笑，是同情，還是不以爲然，愛的人，你猜猜看？

前回你的信不是告訴我，你將集中體力換得生資嗎？這種勞勩生活，我極端贊成，世人的毀譽算得一回什麼咧？你又說：「精神上不受挫折，良心上不蒙譴責生活才說得上快樂。肉體的享受算什麼？而財產的擁有又算什麼？」這真是千古名言！呵！至少我個人要認爲是名言呵！

說到財產擁有，令我回憶到一段故事：某鄉老一生勤儉，善於積財，每年收進的租穀，變成銅錢以後，悄悄地一罐罐的埋藏，連老婆都不使知道。自己呢，鶉衣百結都不肯換，逢人便嘆窮，家里週年四季都吃雜糧，

自然說不上肉味。到他病得要死，還不肯說出埋蜜的銀錢，等他要忍着心腸想說出口時，已經沒有說話的能力了。死後，連衣棺都沒有錢辦，草一殮就完事。有錢不會用，還不過等於沒有。爲子孫積財，反使子孫一無所得，這豈不是同他的計畫相矛盾嗎？然而竟有這樣的人。

自從讀了你的青年與自信力一文以後，對於人生，我已有更深一層底了解。你的主張，我相信必能引起一部分青年的同情心。我很能做到一個離開金錢慾望而生活的人，雖然現在是日處於汙濁繁華的肉底社會中。肉底生活，祇使我厭棄，你能相信我並不是在向你說謊麼？

五月七日

致張菲莉小姐

被困在這舉目若仇的親屬間，我簡直成爲飢渴欲倒的沙漠中長行底橐駝。看過你這番熱情的談話，好像在異國重洋驟睹着親人一般。很感激你對我這樣同情，昨晚，我靜悄悄地伏在案前哭到午夜，祇有案前的檯鐘才知道。

宣逸嗎？感激你提起他，他自覺沒有愛我的可能——近因我家庭間大起波瀾，他怕犯嫌疑而迴避我——不但少有和我見面，連信都不敢同我多寫。我頗能諒解他這種自信力，而且激起我不少的勇氣。他是如何真誠，如何直率，如何坦白的少年呵！悔婚一節，早就有這種空氣，全是我父親底錯誤。母親雖不嫌貧愛富，但是個不置可否的人。平常懾服於威虐之下已久，遇事拿不出半點主張來。我再傻，也萬不能任他們擺佈。三姑母說我蠢得可憐，四姑母罵我不識相的笨貨。什麼現成的少奶奶。什麼畫棟雕梁，錦衣珍羞，一世也吃不盡，說是人家夢想還想不到呢！肉麻肉麻，這真成什麼話！我又不是象養底豬仔，穿吃就把我活埋了嗎？她們的千金小姐爲什麼不嫁去穿吃？我不穿吃，關她們甚事？

我同宣逸的婚約，訂定遠在十年前，他父親在時，不也是誇一邑而榮一鄉嗎？生平勇於爲人，手邊本沒有積下什麼錢。講勢利，他家自是先進，我哥哥全是他一手提拔出來的。當時還是我父親先提出聯的婚。誰料他父親不幸去世，遇着錢莊倒閉，接着成都的房屋遭火災，真像洪水

作勞農謀生，他老母也不願兒子再出去漂流。呵！這種忍苦耐勞的精神，真令我欽佩到極點，世間除了他，我發現不到第二個值得敬愛的人了。

他鄉下舊居，距我家祇有二里路——大概二里吧——你是曉得的。前幾年我還沒有進城去念書，他在中學里寒暑假回家，我們總常在一塊兒玩。在莊上，我算頂小的一個。他常常叫我小妹妹，總覺得這樣叫我是使我快樂的。也常有人說閒話，我們都把這閒話當着耳邊風。天性本就友愛，而況中間還夾的有情的動機。每天不是他來約我，就是我去會他。周年四季都是哈嘰布底學生服，短褲皮鞋，亂髮覆額，表現出無限沉毅勇進底少年精神，沒有絲毫紈袴少爺底怪習。他的人格和地位，對於我的印象特別深，自然呵，至死我也是愛他的。

兒時可記憶底故事真多！有一次，他邀我到小溪邊去捉蠶蟹，下水去摸亂石腔，竟捉住兩隻要我拿笆籠去接，我高興得忘了我是站在岸上，一虛脚，溪岸的泥土鬆陷，身體便撲了下去。幸他機警，忙抱持着我。然

而，我的下部已陷入水泥中，這確是生平未曾經過的浩劫，恐嚇得大哭。他抱我上岸，我攪着他的頸頸，在草岸上坐下絞衣褲的泥水。後來，得了我的同意，悄悄地同他回家，換上他妹妹的一套，把泥水洗淨，用烘籠薰乾，復悄悄地換上，從側門出來，幸而沒有給人瞧見。現在回想起那種小兒女情態，真令人玩味不置。我們相親相愛相惜相憐，全是天性，見着他，就很喜歡，自然我全部心情，整個被他佔有了。

世間多一個我等於贅瘤，萬不可沒有宣逸。他是何等有希望的少年呵！我不相信他會終身窮困，更不相信他會終身得不到社會上的地位。話說多了，帶住罷。菲莉呵！料想不到天地間竟要鬧出這樣滑稽大笑話呢？

致劉華慶夫人

五月十日

沒有福德可以當得起你這餽遺，你也太多情了。小弟弟前晚吹了風，病倒一整天，燒熱總是不退。我頗着急，胸前發現許多斑點，鄉下找醫

底衝動？

五月十日

再致張菲莉小姐

長夏真難度，而今年的氣候也特別炎熱。回家不久，已藉故與家人衝突過幾次。起先，她們當我是孩子氣怕羞，說怎麼便怎麼的，所以沒有把我放在心上。關於某家卑劣底提議和條件，他們竟公然允諾，那里還給我留有商量的餘地呢！菲莉姐，你想，這是何等切膚的大問題，到此急不擇路底時候，還顧得住許多羞恥嗎？對於自己的婚姻加以選擇和考慮，本算不得是羞恥。醉心勢利的父親，罵我褻瀆名教，大有活剝生吞之勢。由他怒罵，我絲毫不屈，後來便只使母親來用軟語轉環，我知道這是用的伎倆，反抗的態度愈加強硬，我一心想弄成僵局，現在他們都恨我入骨。

前天會着宣逸，他對此次事變底態度很消沉，頗令我失望。現在除了他不挺身出來援助我，誰人的反抗聲能發生效力呢？昨晚接他寫來

的短筒，「……貧富貴賤在社會上階級本是懸殊，真如空殼卵去碰石塊頭，祇有破碎的……」這些話，多麼沉痛！然而我頗怪他不該這般怯懦，率性親自去問個明白。在夜色蒼茫裏奔馳，我真如迷路的小羊，悽迷不知身在世間。

我對他發脾氣未免過火，他的真誠確令我感泣，可憐的孩子！他發誓，除我而外，不再愛別的女人，如果我們底婚姻真不幸而發生阻碍時，他願消極地犧牲終生幸福，孤居一世。爲了平我底憤恨，他竟袖出小刀來斫斷手指，表明心跡。這樣恐怖而殘酷的舉動，誰料就是我幾句過甚其詞的話所激起的？不是我眼快手快，小指頭怕已斷了下來。鮮血流滿塵土，苦痛徹透我底心肝。他蒼白的面容，浮出一些慘憺的微笑。我雖恐怖得發抖，但直覺告訴我，這微笑是含有無限深意。表明心跡如釋重負的坦白底微笑！痛苦得比哭千百行眼淚還要厲害底微笑！我